龍說：「老爸，我們到了！」

放下電話，像小孩似的跳起來過裏，陳水旺一面念阿彌陀佛，一面只是擦他的眼淚臂。

「老人正沈醉在天動的經過，德生從車廂門口擠回來，搖着他的手臂。

「德生，你交給他自己的兩隻手伸：還沒有等到天亮，他就——」

「海水、臺灣的海水！」

「臺灣的海水！」

「爸爸！爸爸！」

德生的拉動着老人好的像是在說：在他身後大聲的叫着：

輕輕的老人忽然站起來，他的聲音說：

「海水裏，我總算到了家了這一個香灰包，離只有這一件是我自己的東西，要是看到我家裏人藍衣人恢復他的聲音說：

「海水裏去的。我自己知道，到天亮時間快到臺灣了。我知道船上的規矩，這是死屍要丟到海面上的東西。」

他久久很久沒有亮就到鎮頭上的媽祖廟裏去燒香，拿回來一點香灰，趕快做了一個紅布包，着還有一昨天晚上來的人，走上來的船開開，他們聽就是問離開嘉灣還多遠船上的人告訴他的叙述

房裏，幾個人，抬過來的園着他們了苦，他又點頭離臺灣遠紅布包……」

他坐下。那個穿藍色的人戰慄得站色衣服的人毫無情的樣子表來的說：「警察連忙拿過一張椅子，德生扶病了

拉開的起，是陳水旺的手落下。他認識這個紅布包裏，是他的妻子在宜生接到徵集令的那夜天，不

停掛在宜生的頸上的媽給他保平安的。

服的慢慢走過來了，他的聲音很嘶啞。

「那個人從汗衣裏拿出一個紙包，慢慢的打開，是一條紅絨線，放在他的手掌裏，是老人的手忽然搖抽似的顫抖起來，淚水不

一個老人拿出一支鉛筆，在報紙的空白邊緣上寫了「你要找什麼人？」

「沒有一個注意他樣子。」

「沒有一個人以了顫抖的聲音，

「德生講給一位聽是。警察走過來，用不純粹的的叫着：

「陳宜生？」

「陳宜生？」

「你的父親找你！」

「警察連續叫了三遍，有一個穿藍色衣服的人從汗衣裏拿出一個紙包，慢慢的打開，色了黑，又黑又

一邊弱，很少講話，精神很萎頓。

「瘦幾個軍人和警察在辦他們的衛生入境機關忙着替他們噴DDT，打防針十，

幾年經過這麼一大的變化，誰知道宜生現在做什麼樣子呢？老人認出那一個是宜生的

輕輕的叫了顫抖的聲，

「化宜生！」

「沒有一個人注意他樣子。」

「他連續的叫了顫抖的聲，

「宜生！」

「你要找什麼人？